



## 霞光舒开是丹霞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八年级13班 但然  
指导老师 李春丽

晓光未破，夏至未至。在张掖最先睁开眼的，是那片波浪凝成的七彩丹霞。

坐上观光车，清晨的云雾还没有完全散去。远远地，我看到一片浅红，挟着淡黄，像桃花瓣簇着花蕊。这时的丹霞，恬静得如同一个女子，眼底是化不开的温柔，这柔情，独属于“塞上江南”。

越往前走，经过几个观景台，云雾便越发轻薄。此时的丹霞山，展现出西北人民的豪放。映入眼帘的是赤红、艳橘、鹅黄……五彩斑斓，由深到浅，延伸着，变化着。它们是飞天手中飘飞的丝带，在烈日的熏烤下升腾着，跃动着。我只有不停地赞叹，让颜色在眼里碰撞。

走上观景台，放眼望去，山峰起伏。云雾将要散去，接下来是太阳登场，它一点点露出脸庞，山顶也亮了起来，山与日像在低语。明与暗的交叠游走，像是鹏鸟在天空展翅而飞投下的影。霎时间，金光四射，丹霞山上好像忽然停满了晶莹的蝴蝶，透明的翅膀折射出金光，折射出七彩，折射出泼泼洒洒的霞光。

“丹霞蔽日，彩虹垂天。”几千年前，哪位游人又和我一样，看到了这瑰丽之景呢？

我仿佛听到马蹄声在渺远处响起，月氏、匈奴的王旗曾在丹霞山边飘扬。我仿佛听到金戈相撞、马鸣号响，汉军出征，直取河西走廊。山上深浅的沟壑还存有铁锈之气，山谷回荡的风还裹挟着号角之声。一道沉稳厚重的声音透过翠玉冕疏，穿过层层宫墙，缓缓响起：“张国臂掖，以通西域，此地就叫作张掖吧。”我仿佛听到博望侯的驼铃响起，他唱着大汉的歌谣，身后飘散的一匹绸缎，落在这里，染成丹霞。

千万年风沙侵蚀，千万场战争洗礼，丹霞山依然美丽，七彩蜿蜒。为何喜怒哀乐种种情感，都以斑斓色彩呈现？千沟万壑，支离破碎，它怒这不见天日，无尽岩浆刺骨的烧灼，它的瞳孔是火一般的红；不甘愤懑，拔地而起，它却要受到风沙的摧残，它哀这命运不公，时光蹉跎；金光四射，丹霞遍天，当朝阳镀了它一身红装，当许多黑眼睛、蓝眼睛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它时，它便岿然不动，忍受几万年风沙，璀璨几万年时光，以前种种苦痛，都只留下淡淡鹅黄……

低下眼去，山底的红像地下的烈火，这熊熊烈火不仅能绘出丹霞，还能淬炼钢铁。在烈火与骤冷中，烧去堕落，洗去怒火，只剩下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七彩的波浪中永存。

## 这样的人让我感动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七年级图灵班 邱苏哲  
指导老师 陈琴

有些时候，在不经意的一些瞬间，你总会想起一些人，一些在你生命中留下独特回忆、让你酸涩感动甚至涌起无限思念的人。

“孩子，你这个瓶子已经喝完了，你还要吗？”我注视着我面前这个婆婆，她佝偻着背，背上驮着几乎要超过她身高的纸板，纸板叠得很整齐、很干净。她手上还提着两个大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喝完的塑料瓶。她满是褶皱的脸上

汗如雨下，浑浊的眼睛透着笑意地盯着我已经喝完的矿泉水瓶。“给你，婆婆。”我微笑着递上，她连声感谢我。“婆婆，你去哪里卖钱，远不远？要不要我帮你背过去？”“不远的，我自己可以，这些不重，其实哟，也卖不了几个钱，但是……”她往前凑了凑，很高兴且自豪地说：“这些怎么也可以卖五六块了，给我孙儿也可以买个粑粑了。”

看着婆婆慢慢远去的背影，她走得很慢，再走远一点，仿佛只能看到一堆纸板在移动，最后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我提出帮她背，但她拒绝了，她高昂着头，很自豪地告诉我，这点东西她完全没问题，以前她在农村扛得起三四十斤的谷子，这点实在不算什么。

其实我的婆婆也是这样的人。我上小学那会儿，她从农村来城里照顾我。她把家里吃完了的牛奶纸箱、喝完了的塑料瓶子、用完了的油壶等，都集中起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看她背着叠得很整齐的纸板和一些塑料瓶子到回收废品的门店里去卖钱，然后她总是神秘地把卖得的两三元或者五六元钱用她布满褶皱和皱纹的手数了又数，仿佛是什么珍宝似的，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她的衣兜里。等凑齐了十块钱，在冬天里，她总是在接我放学的路上买上一个热乎乎的肉饼，然后很高兴地说：“好孙儿，你看，今天婆婆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小区门口那家的肉饼，快，拿着，还热乎乎着呢！”我在肉饼的热气中看着她布满褶皱但微笑慈祥的脸。如果在夏天，她还会买上一杯我爱喝的冷饮，那丝丝凉意一直沁进我的心里。

其实我以前从不理解她的这些举动，有些时候还觉得丢人。这些完全是别人丢了都不看一眼的东西，她却废物利用，换成了一元、两元、三元……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寒风呼啸的冬天，她始终没有间断过。

这样的人，朴素的人，坚持的人，心中怀着爱意的人，怎能不让人感动？不让人敬佩？不让人尊敬？

## 离别的那一刻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七年级17班 戴思渝  
指导老师 刘樱

仍记得那次离别。

我手中提着大包小包跟在父亲身后，一点点挪动着。天空中，火烧云织出了彩色云锦，夕阳正散发着余光。

一切的一切是那么平常，汽车缓缓驶过门前马路。路边小摊摊主吆喝着，摊子升起丝丝白烟；散步的老人结伴，蹒跚着穿过小巷……透过车窗，我疯狂地扫视周围的一切，想把它们都印下，深深地印在记忆里。我索性打开车窗，探出窗外，看着小区大门一点点缩小在视野里。那一刻，我无法平复心境，我想大声喊父亲停车，好把这里的一切记得清晰，甚至不要再离开这里。

窗边走过几个小学生，戴着红领巾，头发凌乱，一看就是疯玩后的模样。他们背着幼稚的卡通书包，手里拿着一块钱一包的小卖部零食。没什么好看的，我想。他们的背影印在夕阳金色的余晖中，一点点地一点点地融在夕阳里了。我愣住了，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曾经，与朋友结伴在放学的路上，一路放肆地大笑。多么平常啊，那一刻却成为我向往而珍惜的曾经。我的过去，我的欢笑，好像都被朦胧的夕阳永远地封存在了这里。

我熟悉的房子、街道和人正一点点

离我远去，全都融在满天金黄的光里。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奋力想回头追上他们，可时间在拖着我去往前，我已无法回头。

夕阳一点点被夜幕融化，我的回忆也封存在夕阳的光里了。

一滴泪珠落在车座上。父亲回过头来，皱着眉头，眼神充满关切地问：“怎么啦？”“没什么。”我们相顾无言，“过去总是要过去的，去迎接新的生活、新的学校吧，今后我们还会回来的。”父亲说。

还会回来的，我得了一点安慰，慢慢收起泪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那一刻，就让我勇敢地与过去挥手作别；那一刻，就让离别时的美好永驻我的心间。

## 未曾发芽的花生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七年级20班 胡肱博  
指导老师 朱丹杨

花盆里静悄悄的，花生一直未发芽，是我疏忽它了吗？

那几天的我，被不理想的周测和对自己渐渐的不自信蒙住了双眼。每天回到寝室，根本无暇顾及我那颗小花生。仅有的关照，也只有刷牙时给予它的几滴自来水罢了。

种下它两周后，朋友又来炫耀他的花生。只见两周前的小嫩芽，现在竟有十几厘米高，它安稳地坐在花盆里，被捧在手心上，在阳光下耀武扬威，为单调的宿舍平添了一丝生气和灵动，使人忍不住想要爱怜它。朋友开心地炫耀着，我忽地想起我那可怜的小花生！

两周了，它依旧没发芽。

我忙不迭地跑到阳台，小花盆被球鞋挤到了角落里，半缕阳光斜斜地照在盆的边缘。哦，我可怜又孤单的小花生！

我借了个小铲子，一挖到底，终于发现了小花生。只见它满身是泥，我轻轻地把它拿了出来，没有任何拉扯，它都没有扎根。两周的时间里，它竟丝毫没有成长。

它为什么没有发芽，连根都没有扎。是水浇得太少？或是埋得太深？可我觉得都不对。问了朋友，才意识到：花生埋得太深，落在了盆底，底下是坚硬的陶瓷，怎么能生根呢？

原来是我给了它限制。

在无止境的生命长河里，人哪能一帆风顺呢。但很多时候，困难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自我。没有能力，没有资源，没有时间……各种各样的理由，都成了束缚自我的围栏。在实现理想的路上，自我否定造成了一次次的遗憾。在数学的周测里挣扎的我，又何尝不是自我否定着，又不断找理由和借口逃避着！因为自我设限，我压根没有去尝试和努力，怎会有亮眼的分数呢！

我的小花生在土中还未发芽，但在我心中它已结出哲思之果。带着愧疚和遗憾，我明白了，做了才有答案，想事千遍不如做事一遍，最差的结果也不过是从头再来。

周末，我买了个大一些的盆，从旧花盆倒出了土，重新埋下了我的小花生，怀着希望之心盖上了土，期待着它的重生。

## 地铁上的温暖

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七年级2班 徐雅歆  
指导老师 赵静

老天保佑！在铁栅关闭的前一刻，我终于挤进了这班开往沙坪坝的地铁，料峭的寒风被锁在了窗外——暖意终于让我彻底松弛下来。啊！人间四月天哪！

路远，还是要找个座，换个车厢碰碰运气吧，毕竟晚高峰刚刚过了。我拉着比我还笨的行李箱在车厢里腾挪闪转，移形换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空位！空位！紧张和兴奋瞬间传至脚掌。一步、两步、三步……就要到了，快啊，快，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突然，一团灰影牢实地塞进了座位，我登时愣住了。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心凉了半截！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五十多岁，头顶裹着深蓝色的帆布帽，眼球突起，驼背弓腰，看起来像极了一只上了年纪的老海龟。他居然还把一辆破旧和蹩脚的自行车拴在旁边的立柱上——这辆黑色的二八大杠已经掉漆了，浑浊的铃铛配上锈迹斑斑的链条，给我一种穿越时空隧道的既视感。当然，飞走的还有我那没坚持住三分钟的热望。

我只好守着行李箱，蜷缩在车厢的角落里。翻开手中的练习册，我要用战斗的豪情来中和失落的寒心。很快，我就进入了无我之境……

“砰！”一声巨响，我的行李箱倒了，地铁再次启动。我起身扶起行李箱，心里不免更加烦躁，却发现那个老头正在看着我，满眼的拘谨和关切。

“同学，来我的位置坐吗？”他的声音有些含混，但有力量，仿佛不是从这个空洞的躯壳里发出来的。我赶紧摇摇头。虽然我的身体很疲惫，但也绝对不会接受老人的座位。老人满不在意，说：“没关系，我下一站就到了，你要做作业的嘛！”是湖北方言，老乡！听着家乡的音调，我的心突然变得平静而又温暖了。我赶紧将书本放回书包，解释道：“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做作业。”老人也就没再坚持。

这个小小的插曲没有人关注，但我的内心在渐渐升温。我再次打量起这个老人：脸上的皱纹像黄土地上绵延纵横的沟渠，眼袋深重，脖颈僵硬却执拗地挺着，面容苍老而宁静。

“前方到站，石井坡。”老人站起来走向自行车，仿佛像他说的那样，下一站就是他的目的地。看着那重新空出来的位置，我的心情没有任何变化，仿佛那个位置我本就不该去抢的。

长时间开门后，车门缓缓关闭，我居然发现他没有下车！当他回转过来看到那个依然空着的座位时，也愣住了，险些没有站稳。他转过头，惊诧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似乎更加拘谨和不安了。我没有给他任何回应，但我的心莫名地被触动，很温暖。

一次又一次开门关门，终于到了沙坪坝。我兴奋地拉起行李箱，阔步走出地铁，却有一个人撞进了我的眼帘。他手上牵着一辆古旧的自行车，一顶深蓝色包头帽紧紧裹在头上，那背影显得佝偻又伟岸，就像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背影，陌生又熟悉。心里淌过一阵暖流，我停住脚步，鼻子竟有些发酸。